

多情累美人

郁達夫、王映霞的時代苦戀

袁瓊瓊、潘寧東◎著



當代名家

多情累美人

2000年12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袁瓊瓊
潘寧東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話：2 6 4 1 8 6 6 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 6 4 1 8 6 6 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艾琳
封面設計 張小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161-2 (平裝)
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■ 楔子

一九四〇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方興未艾，全世界烽煙四起，但是日軍占領的南洋卻反常的十分平靜。習慣了占領軍之後，新加坡人民又依舊過起家常日子來。才是五月，卻已經熱的不像話。熱帶特有的又烈又亮的太陽，正頂頭直射著，地面給曬得炎炎生煙。紅燈碼頭上擠滿了遠行的人潮，在熱騰騰的地氣裡浮沈著，一個個鬼影一般。港口裡停著的大油輪在煙塵裡反射著陽光，白亮白亮，幾乎看不清楚。

王映霞擠在人潮裡，昨天一個晚上沒睡，現在人昏昏的，尤其有一種遊魂似的感覺。空氣又熱又濕，烘烘的漫著各式各樣人的汗臭和體味，這些氣味薰得她頭暈。她覺得渾身黏黏的，巴在她身上的，好像不但是她自己的汗水，還有這些無以名之的氣味。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多，無論是氣候還是人，她仍然不習慣。擠在人潮中，她覺得茫然，然而，現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。

她不懂馬來話，又看不懂馬來文，只好緊跟著前面的人行動。看到前頭的婦人掏出了船票，她也忙忙掏出船票來。通過了票閘之後，她隨著人潮，到了三等艙。三等艙是通鋪，一群人擠在

一塊，地面上散散放著行李衣物。映霞什麼都沒帶，她就是身上一套衣裳，和口袋裡兩塊錢。等船到了香港要怎麼辦，她現在還無暇去想，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吧，她現在什麼事也經過了，沒什麼好怕的了。

她坐在自己的鋪位上，聽著四周嘖嘖喳喳的馬來話，忽然聽到了一句中文，有個男人在喊：「王映霞！王映霞！請問這裡有沒有一個王映霞？」

映霞尋聲看過去，在艙門口邊走邊問的是個穿西服的男人，映霞並不認識。可是她還是站了起來，揚聲喊：「這位先生，你找王映霞是不是？我就是。」

那個人走過來了，遠遠的邊走邊打量她，到了面前，連忙堆起笑來：「王女士，我是星洲日報的人。」

聽了他這句話，映霞猛地心頭一緊。郁達夫是星洲日報的主編，該不會是他派人來吧？

這人說：「是我們胡總經理叫我送東西來給你的。」他掏口袋，掏出個信封袋來，小心翼翼的遞給映霞。「總經理說，請王女士一定要收下。」

映霞接過信封，打開來一看，裡面是一疊星洲叻幣。她忙推回去：「我不能收……」

對方沒讓信封推到自己面前，他略退兩步：「王女士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，你不收，我回去沒法交代。再說，你往後，會有需要的。」

映霞沒說話，這個人的末兩句話打動了她，她眼眶裡開始熱熱的。想不到，倒是不相干的人在關心她，照應她。

對方又說：「總經理說，你往後一切要靠自己了，請您要多保重。」

映霞苦笑，吁了口長氣，對他說：「我會的。麻煩你幫我謝謝胡總經理，就說……就說……」她覺得嗓子裡哽著些什麼：「……我很感激他，我這輩子不會忘記他幫的忙。」

星洲日報的人笑了。他說：「我會轉達的。」
他轉身走開。

映霞坐到鋪位上，打開信封袋點了點，兩百元叻幣。不是大錢，但是這代表著船到了香港之後，她有餘裕替自己安排一些事情。她把錢拿出來，包在手絹裡，捲緊了塞在旗袍襟口。

對面鋪位上的年輕女人正在奶她的小嬰兒，她眼瞪瞪的看著映霞。映霞對她笑笑。年輕女人突然說：「你是王映霞？」

她說的是中國話。映霞有些詫異，那女人又說：「我是華僑，我看過報上登你們那些事的文章。」

映霞隨即心一涼，不知道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。

這女人又說：「我是同情你的，王映霞。我覺得郁達夫不對。一個男人囉，怎麼可以對老婆這樣子咧！」

映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，只好禮貌的微笑。這女人問：「你們是怎麼搞的？不是自由戀愛嗎？郁達夫寫你們的那些書我都看了。他不是很愛你嗎？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」

映霞沒哼聲，半天，才苦笑著說：「這些事不大愉快……對不起，我不大想談……」
這女人同情的看她，過一會問：「你就一個人嗎？怎麼都沒人來送你呢？」

映霞哦了一聲，聲音哽在嗓眼裡了。她死命憋住要傾眶而出的淚，盡量把聲量放平緩說：

「我不想麻煩別人……」

艙門口又進來了一堆人。婦人注意力隨即轉了過去，對映霞的關心就到這裡結束，映霞趁機住口。婦人望著進入艙內的男人，隨即哇啦啦用馬來話喊了一堆。這名黧黑壯實的中年男人牽了兩個男孩，一進來便挨到了對面鋪位上坐下。

女人露出微笑，用中文對映霞說：「這是我先生。」她又轉頭跟丈夫用馬來話說了一串。

映霞從那作丈夫的閃爍神情裡，猜出他們在說自己。她不想待在艙房裡，於是站起來，說：「我出去透透氣。」那女人沒理她，想必有不少閒話要跟丈夫分享。

映霞出了艙門。甲板上一堆人和行李。她從人腿和雜物中間擠過，站到了欄杆邊。乘客仍在上船，岸邊黑壓壓一群人，但是那裡頭沒有她熟識的，也沒有她關心的。

想起剛才報社的人來，她還以為是達夫派來的。為什麼會這樣想呢？難道她還希望他找人來求自己回去嗎？還是她對達夫仍有餘情，無法想像十二年的感情就這樣說了便了？

這幾年，跟達夫好好壞壞，但是，到哪裡去，他那个人總掛在身上，氣他也罷，恨他也罷，似乎自己跟他他是無可割捨的。十二年來，這是第一次，映霞明白自己去的地方沒有達夫在等她，她不用再為他氣惱，為他心煩。

但是她對自己這種自由，一點喜悅的感覺也沒有。

回想與達夫的這十二年生活，現在只覺得是夢一場，但是，不是值得回味的好夢，卻是一團糾纏混亂的惡夢。到現在她仍然不懂為什麼會變成了這樣。

■第一章

最初知道郁達夫這個名字，是在女子師範學校的課堂上。

這年是映霞在學校的最後一年，學校裡來了個新的語文老師，姓楊，他剛從北京大學畢業，常常在課堂上介紹一些新文學作家和他們的書。像胡適啊、郁達夫啊、徐志摩、林語堂、冰心、魯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……

楊老師的課很快風靡了女師範的學生，大家紛紛在課後看起新文學來。跟映霞最要好的劉懷瑜更是一頭栽了進去，滿口的新文學名詞，什麼「新月派」，「白話詩」，不時念著：「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，卻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。」念完之後，還猛點頭，讚嘆不已的說：「強！真強！映霞，你說是不，胡適這首詩太美了，美的不得了！簡直叫人心痛呢。」

映霞看她這模樣，總忍不住發笑。這時候懷瑜就撞她一把，「笑什麼笑！你等著瞧！等我畢了業，我就上北京去找他們。」

懷瑜的志願是作新文學作家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念書純當好玩。映霞不一

樣，她父親在兩年前過世，一家人現在依著外祖父過日子。她母親早就念叨等著她畢了業要找份工作養家活口。映霞知道自己的責任，素來對這些功課之外的閒書不沾不碰的。但是天天聽著懷瑜在她耳邊東一句西一句的，到底也還是聽進了一些東西。

這天，正在上枯燥的教育概論，看著懷瑜十分專注的托著腦袋看課本，映霞就知道她準是又在看閒書。她看得神迷，連老師走到了她背後都沒發現，映霞死跟她丟眼色也沒用。等老師從她桌上一把抄起了她看的書來，懷瑜這才一震，回過神來。

老師把書抓在手裡，翻了兩翻，臉色沈下去。他問：「劉懷瑜，你這書哪兒來的？」

懷瑜囁囁嚅嚅道：「我……我買來的。」

老師說：「女孩兒家不學好，看這書幹什麼？」

懷瑜道：「報……報告老師，人家他是名作家嘍！」

「什麼名作家？傷風敗俗！寫的東西不像話！」老師把那本薄薄的書三兩下就給拆了：「你要再看這種書，我報到校長去，讓你退學！」

懷瑜嘟著嘴，看著老師把她的書給撕成了碎片，大氣也不敢哼一聲。

等放了學，懷瑜要映霞跟她一塊去買書，就是那本給老師撕了的。映霞問：「你不怕老師再發現了報你退學？」

懷瑜做個鬼臉：「我怕他？退學！退了正好！我上北京去唸！」

映霞搖頭：「你呀！」

懷瑜開始纏她：「跟我去買嘛！人家還沒看完，不知道結局怎麼回事，我晚上會睡不著覺

的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到了書店門口，懷瑜倒又不進去了，她塞了錢給映霞：「你去幫我買，就說是要郁達夫的《沈淪》。」

「你怎麼不自己去買？」

「唉呀，我買過一次了嘛，我怕那老闆認得我。」

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懷瑜不回答，瞪起大眼睛來：「王映霞，你算不算我朋友？古人爲朋友兩肋插刀都肯，讓你幫忙買本書，你就這麼拖拖拉拉的？」

映霞無奈：「好吧好吧。」

她進了書店，在櫃臺前掏出錢來，跟掌櫃的說：「我要買郁達夫的《沈淪》。」

那掌櫃一聽，抬起臉來，注意的上下打量她，看得映霞渾身發毛。

他問：「你買這書，是自己要看的？」

映霞不想跟他囉唆，回了個「是。」

這掌櫃的慢條斯理把身子靠到櫃臺上：「我們這也有別的書，你要不要看？有徐志摩的《自剖》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魯迅的《吶喊》，都是些好書，挺不錯的。」

映霞搖頭：「我只要買郁達夫的《沈淪》。別的書我不要。」

那掌櫃怪模怪樣的看了她一眼，搖搖頭，沈痛的嘆口氣。進到店子後頭去。半天，拿了書出

來。臉色陰沈的交給了映霞。

映霞付了錢，拿了書走出來，一頭霧水。只覺得這一切好怪。

懷瑜在街邊看人家捏小麵人，見映霞出來，忙過來問：「買到了沒有？」

映霞說買到了，又說：「那掌櫃的好怪。」

懷瑜說：「就是嘛！所以我才叫你幫我去買啊！」

「是不是這書有什麼問題？」

懷瑜把書當胸抱在懷裡，直瞪瞪看她：「會有什麼問題？噯，王小姐，這可是名著啊，郁達夫就是寫這本書出名的。」

「那給我看。」

「你沒興趣的。」

「誰說，我也想見識一下名著是怎麼回事啊。」

懷瑜忽然笑了：「好吧，你要看就看。可是不要在這兒看？」

「爲什麼不要？」

懷瑜跟她做個鬼臉：「我是爲你好啊，大小姐。」

這天晚上，臨睡前，映霞把這本《沈淪》翻開來看。最初兩句話就扣住了她的視線：

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

他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存在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

故事裡的主角，作者沒給名字，就只用了個「他」字。「他」是日本留學生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夫子自道，文章裡寫他三歲就死了父親，家裡頭日子過得很苦，一直到他大哥從日本留學回來，在政府裡謀了官職，家中生活才得到改善。

映霞覺得「他」的景況跟自己有點彷彿。她自己是十四歲上頭失去了父親，自此家道中落，不得不一家人傍著外祖父過活。外祖父很喜歡映霞，在父親生前要了她過繼為孫女，映霞因此由姓金改成了姓王。但是老人家已經上六十了，還得拖著老骨頭為著一家人的生計奔忙，映霞總覺得心中歉疚不忍。比較上，「他」是由年富力壯的長兄扶養，似乎又要比映霞的情況好得多。

「他」的大哥在「他」成年後，把「他」帶到了日本去。文章裡描寫的這段時期，「他」是十九歲，正在上日本的高等學校。

一路看下去，映霞臉紅起來了。

映霞下頭有個弟弟，跟她差了五歲。一來年歲相差太遠，二來男女有別，一向並不十分親近，所以她是完全不了解年輕男孩子會有些什麼煩惱。而《沉淪》裡的「他」，在日本生活，最大的苦惱，不是學業或生活上的，卻是因為得不著愛情。

得不著一個知心知意的伴侶，這寂寞的心情，映霞能了解。但是，「他」的問題又還不是這樣。

書裡頭寫著：

薰風日夜的吹來，草兒漸漸兒的綠起來。旅館近傍麥田裡的麥穗，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。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，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，他每天早晨，

在被窩裡犯的罪惡，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。

映霞並不知道他「在被窩裡犯的罪惡」是怎麼回事，但是隱隱明白那多半是見不得人的。

但是，再下去，郁達夫寫得越發露骨了。

在「他」住宿的旅館裡，主人有個成年女兒。這女兒姿色不惡，因此就成為了「他」暗中戀慕的對象。有一天，旅館裡只有「他」一個人在，他在屋子裡看書的時候，聽到了隔壁傳來了潑啦潑啦的水聲。

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聲，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，面色也漲紅了。遲疑了一會，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，拖鞋也不穿，幽手幽腳的走下扶梯去。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，他儘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。原來他旅館裡的浴室，就在便所的隔壁，從便所的玻璃窗看去，浴室裡的動靜了了可見。他起初以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，然而到了一看之後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，動也不能動了。

那一雙深邃的乳峰！

那一雙肥白的大腿！

這全身的曲線！

映霞覺得臉發熱。她沒想到這個郁達夫寫得這麼大膽。她有些怕看，又有點難為情，但是又覺得書裡頭有一些什麼在吸引她，使得她很想看下去。

她心虛的抬起頭來，四下看看，生怕母親或是祖父會突然出現在自己背後。她忽然了解懷瑜在課堂上被老師發現時，為什麼會臉色灰白像見了鬼似的。

她繼續看下去。

有一天，「他」帶了本詩集到野外去讀。正對著平原的秋色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「他」忽然聽到了旁邊有人在說話。

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哩！」

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。

「我是非常想來，但是恐怕……」

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聲音之後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，覺得自己的血液循環都停止了。原來身邊有一叢高大的蘆葦生在那裡，他立在葦草的右面，那一對男女，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，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著葦草，有人站在那裡。那男人又說：

「你心好好，請你今天晚上來罷，我們到如今還沒在被窩裡睡過覺。」

「……」

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，灼灼的好像在那裡吮吸的樣子。他和偷了食的野狗一樣，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。

「你去死罷，你去死罷，你怎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！」

他心裡雖然如此的在那裡痛罵自己，然而他那一雙尖著的耳朵，卻一言半語也不願遺漏，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裡聽著。

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。

解衣帶的聲音。

男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。

舌尖吮吸的聲音。

女人半輕半重，斷斷續續的說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快……快點罷。……別……別被人……被人看見了。」

映霞「啪」地合上了書！這下都明白了。難怪老師要對懷瑜發火，難怪書店掌櫃一再勸她買別的書……她想到自己那時候還懵懵懂懂的對書店掌櫃說，這書是自己要看的，立刻臉上火一般的燒起來了。怪道懷瑜不肯自己去買呢，她真是個呆子！

第二天，在學校裡，懷瑜見了她，先伸出手來：「拿來！」

映霞裝不懂：「拿什麼來？」

「我那本郁達夫的書啊！」

「哦，那本書啊，我還沒看呢，等我看過了我就還你。」

「你還沒看？」懷瑜有些洩氣：「我本來還想跟你談談你的看法呢。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也不會有興趣，你還是把書還給我吧。」

映霞憋了憋，還是忍不住開了口：「懷瑜，老師也說過這本書不好，我看你還是別看它了。」

「噯，那老頭懂什麼！人家郁達夫很有才華的！再說，」懷瑜做個鬼臉：「他自己都在看，憑什麼不許我看！」

映霞愣住：「你從哪兒聽說，老師在看這東西？」

「他要自己沒看，他怎麼會知道裡頭寫了什麼！」

映霞想了想，問：「書裡頭，寫的真是他自己的事嗎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啊。郁達夫是留學日本的，日本人有這種寫自己私事的傳統，就叫做『私小說』。郁達夫要是寫的不是真事，那就沒意義了。」

映霞回想起自己看到的情節，臉上又燒起來：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怎麼連那種事情……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懷瑜忽然恍然大悟：「噫，小姐，你看過了嘛，還騙我說沒看！好啊，可給我逮中了。」懷瑜邊撻她邊嚷：「你趕快給我從實招來，看了多少？還有，王大小姐有沒有看得春心大動哇！」

映霞不服氣，「那怎麼可能！他的書我根本看不下去！」她死命搖頭。

「喲！那可怪了！看不下去還把書押著不還我？」

「我是想叫妳也別看了！我覺得看他的書沒什麼好處，這個人怪不正派的。而且，我覺得他有點陰陽怪氣。」

這是映霞對於郁達夫的第一印象。

■第二章

正是夏末秋初，從上海往北京的夜車上，已經稍有涼意。郁達夫獨自傍窗坐著，把張臉偏側著朝向窗外。他並不是在看風景，只是不希望讓旁人看到他的臉。在這段漫漫車程裡，他臉上的淚，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，已經好幾番了。

就在上個禮拜，他人還在廣州，有人帶訊，說他老婆拍了許多電報到上海，要他趕緊回家，兒子病了。達夫當時並不在意，因為他明白，他的妻一向沈不住氣，往往一點小事就要鬧得雞飛狗跳。再加上達夫爲了衣食，長年奔波於上海廣州之間，已有兩三個月無暇返家，他以爲這不過是妻子敦促他返家的手段而已。他依舊悠閒的辦完了廣州的事，才返回上海。

回了上海，他慣例先去「創造社」。這地方原來是他的住處，當年他跟郭沫若幾個人決定辦雜誌，找不到地點，幾個人裡，只有達夫的家眷不在身邊，形同孤家寡人，於是衆人就不客氣的把這裡當了據點，連編帶寫，辦起雜誌來。

雜誌定名叫《創造》，這裡也就順理成章，成了「創造社」。而達夫則像游牧民族似的，在

這時，他才當真接收到了北京傳來的信息，明白了他失去了什麼。他的龍兒死了，才病了那麼幾天，居然就死了。

他的孩子裡，龍兒是他唯一守著他出生，又守著他滿週歲的。老二熊兒就沒有這麼幸運。年初他回家過年，還是第一次見到熊兒，而孩子已經好幾個月大了，裹在襁褓裡，紅通通的一團，跟年畫上那些粉團娃兒沒什麼兩樣，很可愛，可是達夫沒什麼特別感覺。回到了上海，他竟想不起熊兒的模樣。

但是龍兒不同。養龍兒的時候，他還跟妻子住在一起，生活也較有餘裕，有許多的閒暇跟龍兒逗著玩。他最喜歡在龍兒剛睡醒的時候，搔他的小腳心，龍兒總會笑得不可自抑。那天使似的嬰兒笑，不知撫慰了多少他自己的滄桑悲涼。

達夫三歲時死了父親。小時候，他娘心情比較好的時候，她會告訴達夫，父親曾經怎麼的把他扛在肩上，帶他去逛街。在他二歲時，達夫生那場差點就救不回來的病時，父親怎麼徹夜拿冰塊摩擦他高燒的額頭。但是，在達夫記憶裡，這些都沒有，他完全不記得。有時候他懷疑這可能是母親編出來哄他的。

那所謂的父親，於他完全是空白的存在。有了龍兒之後，他在現實裡做著父親，卻在心態上，他似乎又成了孩子，跟自己的兒子一起享受著他從未得到過的父愛。他總想：他自己沒有的，他都要給龍兒。等他大些，他也要把他扛在肩上逛天橋，要在街邊給他買糖葫蘆串，給他買小麵人玩。

但是沒等龍兒上三歲，就爲了生計，他不得不跟妻兒分手。孫荃跟他大哥曼陀一家住在北